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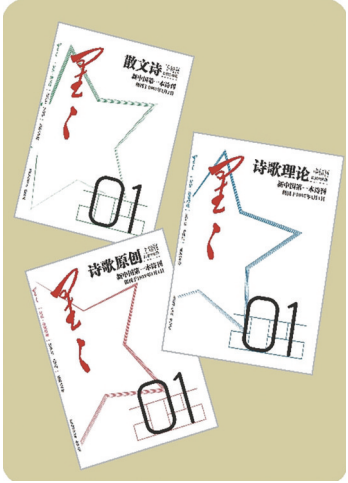
用诗歌点亮星空

文学期刊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

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,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,信息的传播方式由报刊、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平台逐渐被智能手机所取代,更多的人现在已经习惯于低头看手机,仰望星空仿佛是过时的行为。近年来,人工智能的不断迭代,AI写作已在众人的围观中成为现实,纸媒是否将成为历史?我认为,纸媒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。因为只要人类存在,只要人类还需要表达自己的情感,文学就会一直存在。只要文学存在,人类还需要获得情感的慰藉,纸媒就会一直存在。

《星星》诗刊创刊于1957年1月1日,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刊的诗歌刊物。“天上有三颗星星,一颗是青春,一颗是爱情,一颗就是诗歌”。从《星星》诗刊创刊之际编辑部流传开来的这句话,已然被几代有诗歌梦想的写作者耳熟能详。三颗星星交相辉映,诠释着热情蓬勃、年轻美好的生命力,并成为夜空中最美最明亮的事物。秉持用“诗歌点亮星空”的办刊理念,经过几代“星星人”的共同努力,目前《星星》诗刊已由创刊时发表新诗为主的月刊发展到旬刊,每月出版原创新诗、诗歌理论和散文诗三本刊物。

新世纪以来人类已经走过四分之三的路程,中国文学也不断经历着“分化和重组”。在整个文学场域以及与其他社会场域的复杂关系中,存在着包括作者个体、作者群体、批评家、出版者和读者个体与群体等形形色色的文学行动者,这些行动者的文学实践必然会与其他行动者发生关系,在观察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行动者所遵循的无疑是“文学”的法则。文学期刊作为发布作品、评论作品、接受反馈的大众传媒之一,其本身也蕴含着无穷的信息。作为《星星》诗刊的一位编辑,我认为要办好一本诗刊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,一是青年作者的发现,二是期刊栏目的策划,三是传播渠道的跟进。



《星星》诗刊创刊以来,一直关注青年作者的发现和培养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,《星星》诗刊就曾推出过舒婷、北岛、顾城、海子、杨炼等一大批青年诗人的代表作,记录和见证了中国新诗在新时代的发展历程。进入新世纪后,《星星》诗刊与成都文理学院实现名校强强联合,共同举办“星星年度诗歌奖”评选和“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”活动,迄今已走过了十七个年头,成为四川乃至中国诗坛的知名品牌。茱萸、聂权、余幼幼、戴潍娜、程川、焦典、王子瓜、李壮等诗人如今已成为中国青年诗坛的“星势力”。

在努力发现和培养青年诗人队伍的同时,《星星》诗刊还注重对青年编辑的培养。从2018年起,杂志社每年安排青年编辑参与年度《中国青年诗人作品选》的选编工作,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现更多的青年诗人,二是培养青年编辑关注诗坛的视野。

在栏目策划方面,2025年《星星·诗歌原创》继续开设“放歌新时代”栏目,刊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直面新时代新变革,展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、精准刻画时代精神风貌的

诗作;头条栏目“星青年”,刊发年龄在45周岁以内青年诗人创作的有锐气、有温度、有独特气质和探索精神的新作;“星干线”作为常驻栏目,主要刊发能带给读者奇妙阅读体验的短诗。此外,“星现实”栏目刊发有朴实的情感和人间烟火气的诗作等。

《星星·诗歌理论》选稿注重文章的可读性,在栏目设置方面注重刊发对诗歌写作有引导性的文章。如“新时代诗观察”栏目,刊发宣传新时代党的文艺路线、方针和政策的文章,就诗坛最新话题发表有独特见解和观点的文章,以及针对当下诗坛现象撰写的针砭时弊的文章;“前沿关注”栏目,刊发关注当下诗歌创作现场及对创作有引导性的理论文章,在诗歌理论研究方面的探索性文章,以及纵论诗歌发展脉络的综述文章或深度分析文章;“诗家对谈”栏目,刊发当代诗坛实力诗人、诗评家等就中国诗歌创作、诗学理论、诗学事件以及诗歌未来发展等方面的交流对话文章。此外,还特别开设“诺奖诗人诗作评鉴”“编辑读诗”“如何写好一首诗”等栏目帮助诗歌爱好者提升诗歌创作能力。

《星星·散文诗》是针对散文诗这一文体创办的原创诗歌刊物,为中国散文诗作者提供一个展示平台。为提升中国散文诗创作的整体实力,2025年特别推出“城市一对一”栏目,每期展示两个城市选送的散文诗作品,以地域文化的碰撞、交流为主进行团体展示,挖掘和培养中国各地的散文诗人才,引导全国更多的诗人参与散文诗创作。

许多网络文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,在新媒体发展的当下,我们正面临着信息过剩和阅读荒漠双重境况。网络文学在新世纪异军突起,改变着中国文学的生态版图。曾经“线上”“线下”文学相互隔离的二元格局如今已难以继。近年来,“在小红书写诗”成为新的文化现象,2025年1月DeepSeek公司推出的AI写诗又再次

成为新的热点。在进入数字时代的今天,可以说文学作品的传播途径正遭遇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

随着时代传播语境的变迁,当下一批文学纸刊面对生存压力纷纷“停刊”,有人说“这显然是手机把我们打败了”。但有些文学纸媒期刊的“停刊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停办,而是大量开始往“线上”转型。因此,一本好的文学期刊不仅要继续发现优秀的作者,还要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做好文本内容的编审工作,更需要作出传播方式的改变,将纸刊转化成数字化期刊。

中国一直是诗歌的国度。诗歌作为一种抒情言志、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,用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诗人丰富的情感,能生动形象地反映我们的社会生活。自《诗经》以来,诗歌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轮廓与细节,还记录了众生的悲欢离合,让今天的我们有幸得以从这些诗文中了解我们是谁,从哪里来,将向何处去。这些诗作传播至今,走过了简牍、抄写、刻印和现代印刷等多个阶段,现在进入到互联网时代。《星星》诗刊的传播方式也从纸刊向微博、微信、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不断转化,2017年还开发建设了《星星》诗刊APP,上传了2015年至今的全部数字期刊。为了真正实现刊物的数字化转型,杂志社新媒体部争取在2025年内完成全部数字期刊的上传工作。同时,我们在2025年将尝试对无库存纸质期刊采用数字印刷方式转化成纸质期刊,以满足读者对纸质期刊的阅读需求。

文学期刊社只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,积极发现青年作者,刊发高质量的文本内容,不断满足读者越来越差异化的阅读需求,在未来仍然会有存在价值。我也相信,《星星》诗刊也会用诗歌点亮未来的星空。 □ 文汇报

魔幻现实主义的全球化变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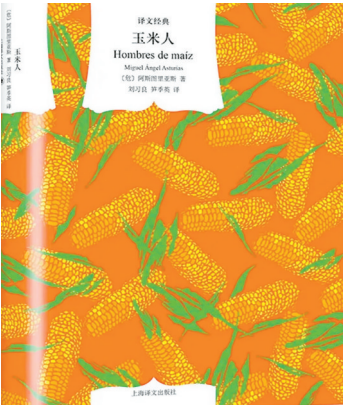
1949年,中美洲的危地马拉诞生了一部长篇小说《玉米人》。小说情节并不复杂,说是当地的印第安土著与白人移民后裔,在种植玉米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矛盾。对于印第安人来说,种植玉米只是为了糊口,因为在他们的古老信仰中,人是由玉米做成的,卖玉米等同于出卖子孙。但白人却不这么想,他们种植玉米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。为此,以伊龙酋长为首的印第安人,同白人势力之间爆发了你死我活的斗争。小说开篇就是一个似梦非梦、亦梦亦真的场景。然后,作者采用虚实交错的笔法,把现实、梦境、神话、幻觉熔为一炉,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或实实在在或迷离古怪的故事。小说结尾,作者一方面感情真挚地叙述伊克历尽艰辛终于合家团聚的动人故事,另一方面又插入尼丘忽而是人,忽而是狼的荒唐情节。这样一来,就使得全书笼罩在一片或隐或现的“魔幻”迷雾之中。魔幻故事背后,是作者对殖民统治非人暴行的控诉,对古老而灿烂的玛雅文明深沉的眷恋,还有对残酷现实的痛苦凝视。

这部小说,被公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,作者名叫阿斯图里亚斯,生于1899年,1967年因其作品“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”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这也标志着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得到了世界公认。

在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表达中,魔幻是魔杖,是手段,是方法;现实是目的,是方向,是力量。如果只有魔

幻而没有现实,它就成了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,与传统的神话故事、神怪小说无异;如果只有现实而缺了魔幻,它就成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,充其量算是批判现实主义。在《玉米人》中,他让玛雅创世神话在20世纪的田野里复活,当一望无际的玉米田里长出会呼吸的祖先骸骨,当连绵的山峦化作吼叫的猛兽,这种将原始宇宙观与现代叙事嫁接的文学实验,犹如投掷在世界文坛的魔法种子,在五大洲的文学土壤中长出了千姿百态的奇幻之果。可以说,正是《玉米人》这种魔幻与现实深度结合的特殊文学样式,重构了当代文学的基因图谱,让全球作家多了一种神奇的文学表达,也给现代读者奉献了一场不考试、只心跳的阅读狂欢。

在文学技法的维度上,首先,《玉米人》打破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,构建了一种新的环形时间结构,消解了线性历史的权威叙事。印第安老人在讲述部族传说时,过去与现在在篝火中交融,殖民者的钟表时间被神话的永恒循环击碎。这种时空折叠术漂洋过海,在鲁西迪的《午夜之子》里演变为胎中记事,在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中化作了六道轮回。其次,《玉米人》中的玛雅神话,给了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拉美、亚洲、非洲作家以灵感,让他们找到了将本土传统融入现代叙事的方式。譬如,危地马拉山间的巫医诅咒,在《百年孤独》的马孔多小镇化作黄蝴蝶的死亡预兆,在《白鹿原》上让田小娥的冤魂化作千万只各色蛾子漫天飞舞;譬如,玉米地里的精魂低



书名:《玉米人》
作者:米盖尔·安赫尔·阿斯图里亚斯
出版社:上海译文出版社

语,让印度女巫在罗伊笔下化作了会飞的女神,让《尘埃落定》中的傻子二少爷变成了英雄;譬如《玉米人》中守护玉米田的图腾战士,给了全球南方作家抵御欧美文化霸权的盾牌。当跨国公司的推土机碾碎墨西哥原住民的玉米地时,富恩特斯在《我们的土地》里让阿兹特克神明复活;当刚果河畔的部族失去语言时,齐邦巴在《破碎的痕迹》中召唤树灵吟唱古老歌谣。另外,《玉米人》创造的“万物有灵”叙事,引发了泛灵论美学的全球共振,成为被殖民者和被压迫群体重获话语权的文化宣言,在非洲化作本·奥克瑞笔下的灵童转世,在东亚演变为韩江小说里的植物呼吸。也就是说,是《玉米

人》让第三世界作家在魔幻叙事中找到了封存的文化DNA。

在社会批判的维度上,魔幻现实主义不只是形式上的创新,更包含着对殖民压迫的强烈隐喻和批判。《玉米人》中看似荒诞的巫术审判,实则是戳破殖民暴力的寓言利刃。当现实过于沉重难以直面,魔幻便成为照见真相的哈哈镜。其实,作为反独裁斗士的阿斯图里亚斯,其每一部作品都具有炸裂般的批判性,他的成名作《总统先生》和后来的《强风》《绿色主教》,批判精神甚至超过《玉米人》,这也是他被迫长期流亡欧洲的原因。如果让我排列“世界文坛硬汉子”,我会毫不犹豫地列出以下四人:鲁迅、阿斯图里亚斯、海明威、托马斯·曼。正是阿斯图里亚斯这种坚持不懈的魔幻批判,深度影响了后殖民地区的文学,让他们找到了表达自身历史创伤的方式。譬如帕慕克的《雪》中卡尔斯城的戏剧暴动,譬如阿连德的《幽灵之家》中关于预言灾难的灵媒。

70多年过去了,阿斯图里亚斯发明的魔幻现实主义语法已成为全球作家的公共修辞。《玉米人》的呼声已在黄河、长江、恒河、刚果河、尼日尔河畔激荡出新的神话变奏。这场始于拉美的文学魔法,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文化觉醒运动——每个被遮蔽的文明都在魔幻叙事中找回了自身旋律,就像玉米种子里永远封存着重生的密码,这或许就是阿斯图里亚斯留给世界文学的终极启示:真正的魔幻,永远扎根在最真实的土地上。 □ 文汇报



□ 坊间人

一个人穷不气馁,富不炫耀,最重要的是心诚品正。心诚者,交善友,品正者,遇贵人。所谓心诚,就是待人真诚,没有恶意,与人相处真心实意。所谓品正就是做事踏实认真,不偷工减料,不以次充好。

生活就是一幅画,有的画出了春的生机,夏的绿荫,秋的收获,冬的希望。而有的却画出了春的哀伤,夏的焦躁,秋的凄凉,冬的孤寂。生活的色彩如何,取决于你对生活的态度。

生活是一张胶卷,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风景。黑白也好,彩色也罢,温暖或苍凉都是你的经历,风景因走过而美丽,人生因进行而精彩。

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,从内挣破是生命。人生亦是,从外打破是压力,从内打破是成长。如果你等待被别人打破,那么,你注定会成为别人的附庸,如果能让己从内打破,那么你会发现,自己的成长相当于一中重生。

人这一辈子有人羡慕你,也有人讨厌你,有人嫉妒你,也有人看不起你。没关系,他们都是外人,生活就是这样,如果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,不要为了迎合别人,而失去了自己的本真。

做人要干净,简单,本真,自然。内心干净的人,不以纷繁复杂的世俗之心,忖度自己的言行。超脱于世俗标准之外,自然就少了很多庸人自扰的烦恼,借用前苏联作家契科夫的话来说,就是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,无论是面孔,衣裳,还是心灵、思想。

做人不能太现实。有好处时,时刻惦记,有难处时,不愿伸出援手。如果这样处事,你必将孤独一生。他人的好要记住,他人的错,要懂得饶恕。让步有时不是认输而是容人有悔悟。包容有时也不是妥协,而是消弥他人的过错。与人相处是一门艺术,不戳人伤疤,不揭人短处,给人留下余地,也是给自己留有福气。

人之长相,分体貌和心灵。五官之美,如花开艳阳般直接;而精神之美,似暗香流动,需依托,修养方能呈现。颜值可以美容,但掩盖不住本色;气质可以塑造,但脱离了本性。心有境界行则正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精神长相,是一种看不到的能力,这个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和厚度。

有时候生活就像一面镜子,你喜笑颜开,他回你简单平凡;你愁眉苦脸,它回你一筹莫展。生活不可能事事如意,人生也不可能顺风顺水。经历了就会懂得,人的一生,金钱是赚不完的,生命都是有限的,凡事看开、看淡,生活就简单多了。

生活粗放一点,粗糙一点也没啥不好,如同吃些杂粮糙米一样,只会对生命有好处。有个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,比什么都重要,粗糙在外,精致在内。

喜我者,我惜之,嫌我者,我弃之。也许你厉害,但你盛气凌人,高高在上,我未必看得起你;也许你平凡普通,但你真实可信,我决不嫌弃你。你肯为我付出,我必对得起你。以人心换人心,你真我更真,你假我转身。